#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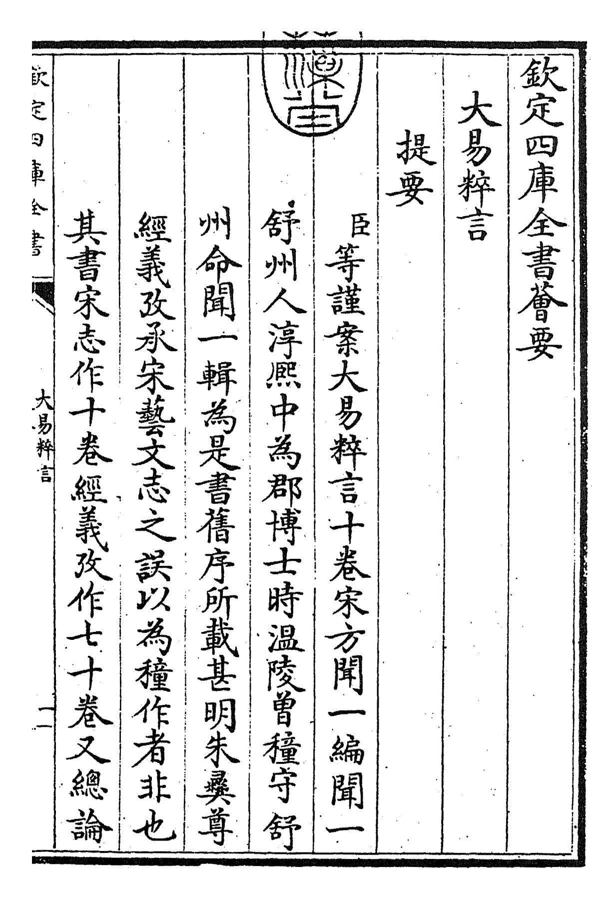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首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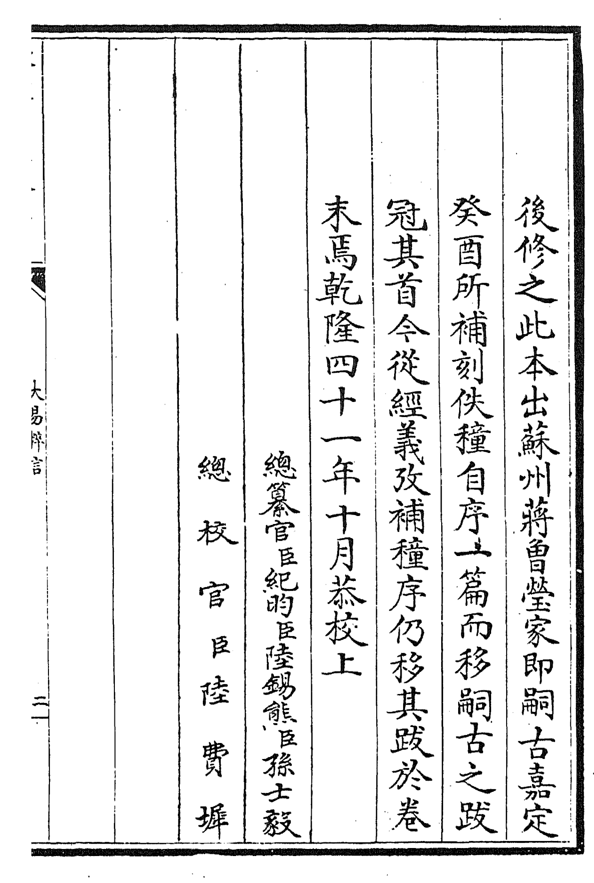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大易粹言

提要

臣等謹案大易粹言十卷宋方聞一編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為郡博士時溫陵曾穜守舒州命聞一輯為是書舊序所載甚明朱彝尊經義攷承宋藝文志之誤以為穜作者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攷作七十卷又總論

五卷蓋原本每卦每傳各為一篇刋本不相
聯屬故從其分篇之數稱七十有五然宋刻
明標卷一至卷十則經義攷所記亦誤今檢
原本所分十卷篇頁未免過繁謹重加釐訂
析為七十三卷著之於録書中所采凡二程
子張載楊時游酢郭忠孝及穜師郭雍七家
之說今忠孝之書已不傳惟賴是書以存穜
初刋板置郡齋後摹印漫漶張嗣古陳造先



後修之此本出蘇州蔣曾瑩家即嗣古嘉定
癸酉所補刻佚穜自序上篇而移嗣古之跋
冠其首今從經義攷補穜序仍移其跋於卷
末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大易粹言原序

伏羲以前理具而畫未形伏羲以後畫形而理遂晦至文王周孔始有辭後人當使言與心通理因辭見明行明事然後為得甚者以象為本以數為宗以卜筮為尚可怪也闕吾根於性理者哉淳熙乙未夏五月種代匱龍舒因與二三僚友語及先生之學皆欣然有得謂種曰易道盖生生不窮未嘗拘泥胡可不傳遂相與裒伊川家所嘗發揮大易之旨者明道伊川橫渠廣平龜山

兼山白雲合七先生集為一書目之曰大易粹言考其說雖小有不同要其終則歸乎一致板之以傳使夫後之學者由是可以知仁義道德之說性命禍福之理君臣父子之大致誠不為無補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龜山載邵堯夫詩亦有畫前元有易之語葢七先生之所宗先生之學畫前之易也學者宜究心焉淳熙二年九月曾種序

大易粹言卷首

宋 方聞一 編

學易

伊川先生曰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楊遵道錄○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无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與金堂謝公書○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羅氏拾遺○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自孔子賛易之後更无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煞

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並馮氏拾遺○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无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无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无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无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他經惟是易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

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无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以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劉元承手編○論語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道无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云學云大過皆謙辭語解○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无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

无過差<sub>游定夫錄</sub>○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无謬亂既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无過謬言學與大過皆譏也○由孟子可以覿易<sub>並陳氏拾遺</sub>○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煞到上面也<sub>大全集拾遺</sub>○先生嘗說某於易說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期之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說後來所改者无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

以十年之功周行己錄○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程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无受之者爾張繹並師說○

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時氏拾遺○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並呂堅中記尹和靖語○古之學者先由經以釋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須先識義理方始為得謂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也今人須看

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未明道不足以知經入關語錄○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令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為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

辭並呂與叔東見錄○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和靖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无失也○伊川欲啓手足封易傳與張思叔尹和靖語錄○先生以易傳授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須更

自體究思叔以文祭先生曰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猶或可推○尹和靖謂其學者祁寬曰汝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說不若專看伊川易傳易之為書經四聖人乃成皆聖人粹言垂訓後世者也伊川作易傳意欲傳後者皆極至之言寬每日念易一卦和靖曰一日只念一卦仍須一日專看一爻乾坤二卦須日讀一過閒時看

繫辭○尹和靖讀易至无妄大畜自有得處舉伊川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後如何畜得又曰伊川易傳且待身後示人何也○尹和靖曰焞日讀伊川易傳一卦近來甚覺有與心相契融會處○祁寬問學易之道和靖曰昔焞聞之伊川先明辭伊川令且看胡先生王介甫易時伊川易傳未出久之再請伊川曰次識其時因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不識時後便做文王武王不同非也使文王當

武王之時便做了武王事使武王當文王時也只做得文王事皆時也識得時後便見堯舜湯武其揆一也推此時之大者吾輩語默出處皆要識時便六十四卦爻都得為自家用也至若孔子稱文王以服事殷只道箇至德孟子謂以大事小只是樂天蓋默喻此意○和靖曰學者須要自得至如伊川易傳吾輩讀時言下會解與伊川何異只是不似伊川自得者也且如子貢以如切如磋答孔子令讀着便似子貢當時意然只是此一句便恰似到別處

却不能如此又濟甚事學必貴自得橫渠嘗云讀詩時未見書只於詩中得這道理如此等語不有自得能如此乎人若有自得只一經足矣奚以多為且如詩中說正身齊家禮易中亦只說此至如詩中思无邪感鬼神書中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易中亦只說這箇道理自得後處處通也寬問自得如何下手和靖曰格物寬曰格物莫只是窮理否和靖曰是寬曰窮

理莫只易是捷徑和靖曰六經皆是非獨易也且如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只恁識要做甚只要窮理也如以唐棣況兄弟若理會得兄弟之理何用唐棣只是要託物窮理也又曰自得者更不待思只恁胷中流出

橫渠先生曰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

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祁寬

記尹和靖語

龜山楊氏曰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荊公未得荊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无所見可憐一生用功都无是處○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

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違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无傳當時何不問他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不必問他○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為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

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並語錄）○知性知天然後可以言易知易然後可以无大過蓋與天地不相似則斯為過以與易為一然後无過孔子之學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學者當其可而不躐等也（孟解）

論易

明道先生曰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劉絢所錄）○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然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得○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无益真屋下

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无益今更去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須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並楊遵道錄○或問太玄之作何如曰是亦賢矣必欲撰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劉元承手編○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

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張繹師說○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无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

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并呂與叔東見錄○四端不言信信本无在易即是至理在孟子即是氣語錄○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暢潛道錄○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春秋

解拾遺○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大全集拾遺○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為何從道也時氏拾遺○尹和靖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寛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為忠恕記尹和靖語○邵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歷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

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无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

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歎其心无偏繫上蔡語錄○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楊子安在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无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祁寛記尹和靖語○言有无則多有字言无有則多无字有无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

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无動可乎但人不識有无動靜耳 劉絢師訓

横渠先生曰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為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為有以何謂之无如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為體○有

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生氣之生即是道是易○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並易說○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一本云深於易矣○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覸己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但修此以

教人顔子嘗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於此化於彼○天包載萬物於内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无内外之合无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已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文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為占聖人則又於陰

陽不測處以為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卜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為疑少故也○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无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並正蒙

龜山楊氏曰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後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易言利見利用而終

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為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為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

也用道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必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於聖人及書之有无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於此自包犧氏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為六十四之後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為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於包犧而易名始於文王卦也易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為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

是書也是書之道具於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為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為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為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並易說

明卦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

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為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

无與為一（无為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剥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剥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而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

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為衆陰主也王弼

云一陰為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

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无坤

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

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

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

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

下而上一作暢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

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為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為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剛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為

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為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為勝蠱少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為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或曰一

體有坎尚為陽陷二體皆坎反為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為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以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為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

女故為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為陵陽在下為弱咸益之類是也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誡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為陽揜无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為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為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為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

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為中孚陰盛可知矣易傳〇尹和靖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呂堅中記尹和靖語〇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游定夫錄〇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

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无形耶曰敉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問劉敉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一倒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似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劉敉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重卦只

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並附劉元承手編○或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胡氏拾遺○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唐棣雜錄○周南名南如乾坤語錄

横渠先生曰周南名南如乾坤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〇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云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為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為善葢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

師旅之師豈可說為師友之師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皇之道簡於帝帝之道簡於王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无窮故自簡至繁是為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犠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於上地道主載

故畫於下人道則成輔相故畫於中於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於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於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於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為一復於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於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亡緯以八卦而太極復

一經一緯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為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之離為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為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兊為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

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於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為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為義易通而卦之為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為畫因畫而成象畫象具而為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為何訓乾坤八字出於包

犧卦之一字出於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於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一皆可考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所能通也上古中古之名於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

以字易明故於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竒偶故有乾坤窮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於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於人而明人得於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竒為乾而地道存焉三偶為坤而天道具焉一竒一偶終不可以成卦也得於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无地人

无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為天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於中且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為二以象兩然後掛一以象三蓋因於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王之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

道也是之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為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

## 並說 易

○先太中曰豫者知所止之謂也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蓋言知所止也至哉斯言前人未之有說也且止之義出於易之艮橫渠先生得之而未見立言伊川先生嘗言之亦未明著其說至先太中力究兼山之學立身行道皆自止始雖不肖不能

脩先人學獨於止之為義所不敢廢覩乎此又知止之足以豫天下事物之理雖聖人之中庸亦止也中庸解

明爻

伊川先生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或問

胡先生觧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介甫以武王觀兵為九四大无義理兼觀兵之説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絶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絶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並楊道夫錄○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

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别一般事便書得别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周行己錄○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龜山楊氏曰吳審律儀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却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便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

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

尚多其説果如今之觧易者乎故某嘗謂説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茍也語録

兼山郭氏曰乾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凡言人道也非特此也而六爻之敘亦如之蓋乾坤者尊卑之敘六爻者貴賤之等也故一尊一卑一貴一賤成之者有厚薄居之者有得失參差之不齊此大業之所由生也易以爻為人以位為時均言人也而德則不同均言時也而才則不同是以或言

君道或言聖人或言人事或言大人此又不得不異

是以序高卑列貴賤究觀其所遭遇則殊揆之以道

成之以德則天道人事與夫貴賤得失一歸之乾夫

何間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

之天地未判无九六六位之别文王重卦之後然後

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

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

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為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為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為乾爻三十六為乾策六為坤爻二十四為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為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

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於天下萬世故捨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

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彖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彖象之後一以人道為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文具於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於下而繫以辭焉易於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於文一聖人垂其教則道无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文之非文王也

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固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畫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於文王猶文王之於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易說

明十翼

彖

伊川先生曰卦下之辭為彖夫子從而釋之通一无之字

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為彖辭蓋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

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於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於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易說

象

伊川先生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

象諸卦皆取象以為法易傳○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語錄

横渠先生曰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正蒙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

世而作易之道絶矣此聖人立象之㫖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无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為六文王之象也次為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於天德不可為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為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為主孔子之象以辭為主所主不同其為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无餘藴矣

然則象也者豈為天為地為馬為牛而已乎天地馬牛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於天地馬牛而已也故知易之為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歐陽文忠公言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為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頴達言孔子象辭在

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闕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彖又雜之文中也其彖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並易說

文言

伊川先生曰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有彖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為之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於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彖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

易說

繫辭

明道先生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br>李顲師說

繫辭雖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br>劉絢所錄

橫渠先生曰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為易撮聚衆意以為辭欲曉後人也○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為德切於人事○易象繫之以辭

者於卦既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

## 并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畫卦初无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於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為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

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何氏謂上篇明天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頴達言上下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

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為二篇非後人妄分也○諸儒分章不一孔頴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皆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説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頴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為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道也觀此

數義則二篇精粗畧可見矣並易說

說卦

白雲郭氏曰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於文言彖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為虎漸之為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為井鼎之為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於是數卦畧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歟故曰書

不盡言

序卦

伊川先生曰序卦非易之藴此不合道韓康伯注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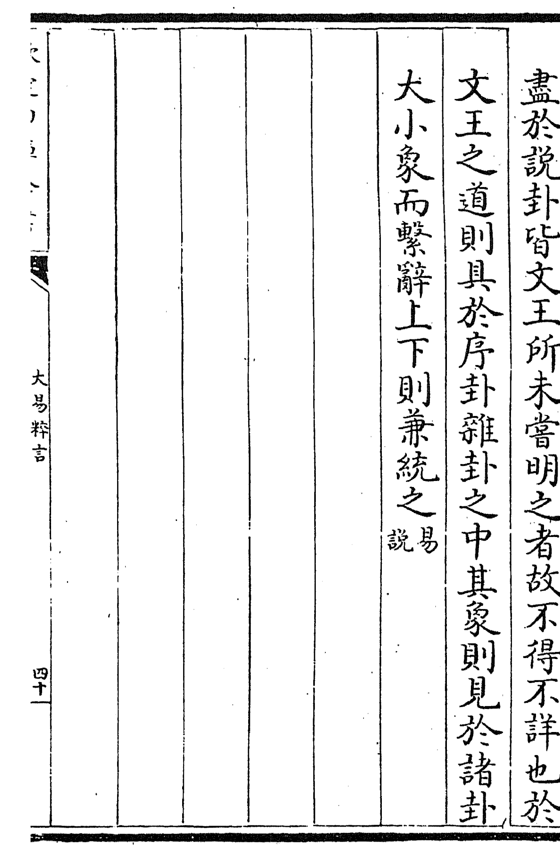
横渠先生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藴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頴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是也此葢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於變象豈无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於上故序六十四卦於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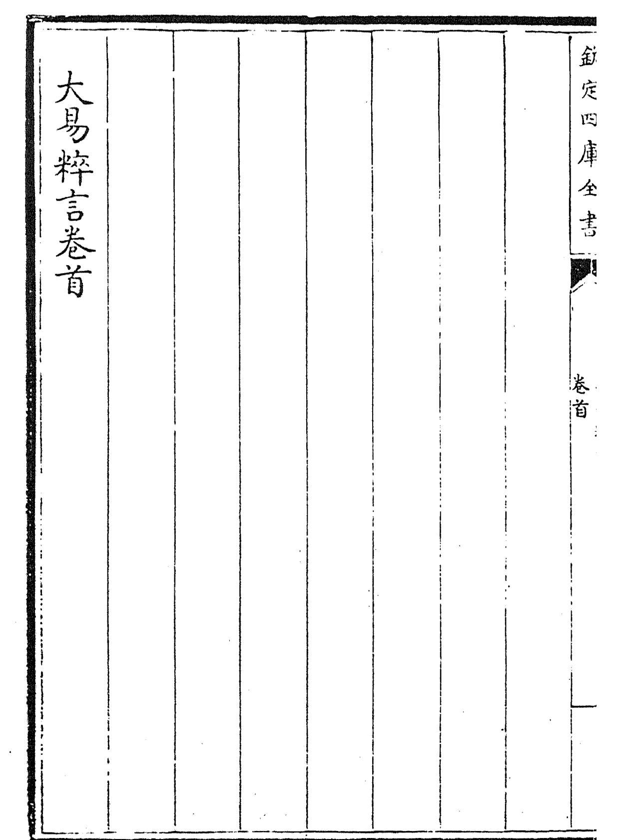
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為三才離之為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於是又為之說為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尚或滯於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於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方斯學者所宜深戒也易說

雜卦

白雲郭氏曰卦之情性與其為德之不同八卦則見於說卦六十四卦則見於雜卦孔子於包犧之道詳



盡於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於文王之道則具於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於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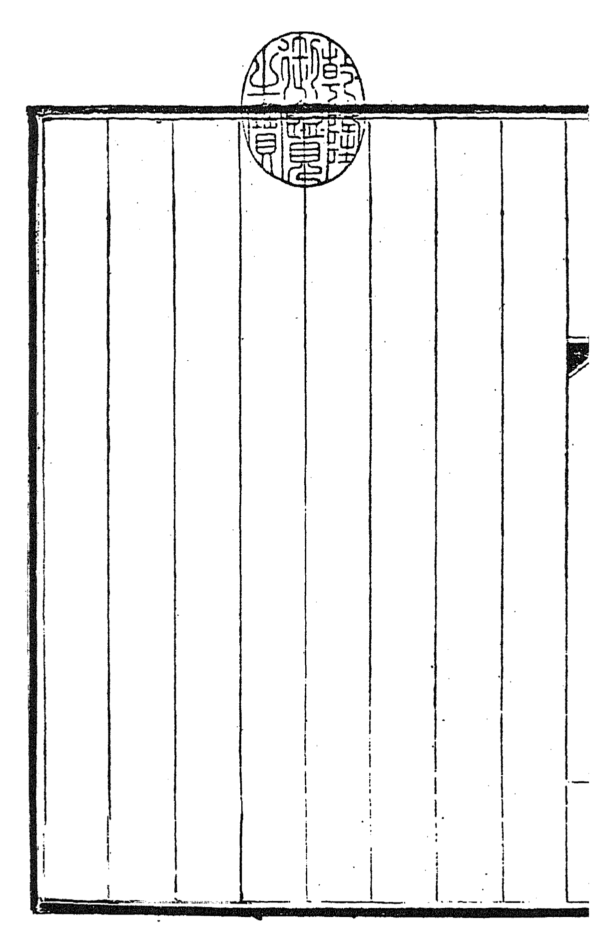
大易粹言卷首

謹案第七頁後一行窮理莫只易是捷徑刋本捷

訛截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七行便覺措辭不得刋本便訛使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莫瞻菉
謄録監生臣薛永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十四 經部

# 大易粹言卷一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一无用字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易傳○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亂說是論其體則天尊地卑論其道豈有異哉劉元承手編○乾坤古无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无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語錄

橫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為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兑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分卦之名因之不改是以其義特異於諸卦也說卦曰乾為天故世之說乾者止於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為體乾為用夫以乾止於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

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圜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為金為寒為氷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無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名之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為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為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義同易說

乾元亨利貞

明道先生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它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為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易傳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貞者博靜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道也元亨利貞者其德也乾之有是四德猶天之有四時人之有四端莫之致而常自然與生俱生者也是故乾得之以成道天得之以成歲人得之以成性何莫由斯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爲一利貞二德爲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是以四德或爲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合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别而言之雖亦曰

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之隂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隂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為天君父得之而為君父圜得之而為圜木果得之

而為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益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彖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之業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亦見文王无聲无臭同於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於太極至矣易說

初九潛龍勿用

伊川先生曰下爻為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易傳○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是躍楊遵道錄

横渠先生曰易雖以六爻為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求也乾初以其在初處下況聖修而未成者可也上以居極位畫為亢聖人則何亢之有若二與三皆大人之事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此則是聖可階也○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顔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説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並易説

白雲郭氏曰爻辭皆以人道為主龍雖非人而萬物

皆人道之内又取以象聖人故乾爻稱之乾不為龍而稱之者龍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始果行育德未可為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也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於有莘傅説隱於巖野二老避於海濵亦皆是道或喻漢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當潛龍之義易説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明道先生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易傳

白雲郭氏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然

後仁以行之至於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賛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為主故不

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聖人之法天法其大而已矣

易說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伊川先生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乎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為教作易之義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耳易説

龜山楊氏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謂君子也曰所以為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蕭山語録

白雲郭氏曰三居臣道之尊當與事造業之任故終

曰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舜得其大禹得其健雖欲不為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禹之授受係乎道之自然聖人固无心於其間焉易說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伊川先生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隂故曰在淵易說

兼山郭氏曰或躍者試之也在淵者終之也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居下體之下潛之也潛則行而未成

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潛道已革而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是以疑於可進而自躍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或躍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為未仕四為已仕二為應君之臣三為人臣尊極之位蓋下卦以漸進而四為近君矣故二多譽得君也四多譽近君也三多凶危也

易說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天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易說○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者變化而不測者也以天德而居天位是以謂之飛龍在天也猶之乘六氣御青天呼吸風雲震蕩下土及其霽也風沈電滅了不知其所之反視太虛廓然曾无遺迹惟九五之得一是以能體之如聖人有作於天下萬物覩之而蕩蕩巍巍不可得而名言者也利見大人者言有君必有臣有德必有鄰所以相應相求相須而治也〇初非不剛於位則不及二非不中於德則

不正三正而不中四不中不正上則過而已亢者也過與不及非乾也不中不正非乾也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九五也昔之所謂得一者其是之謂乎所以取象乎飛龍也不稱潛躍者徒見其位不可階而升未見其德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於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雖堯舜之大其憂尚

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雄竊國而止耳安知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易說

上九亢龍有悔

伊川先生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惟聖

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九亢龍以卦畫而言須分初終終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分則安有過亢易說

兼山郭氏曰亢龍有悔者位已過中德已過亢是以動而有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亢則貪夫

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易說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伊川先生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易傳○或問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

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見不為首六爻皆同張繹所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詞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語錄

无山郭氏曰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羣龍坤純陰故曰永貞羣龍无首所以不至於亢永貞以終故无龍戰之災此所以異於它卦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无所不容其於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為首為者自為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為首也是以

堯无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其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九用六它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易說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伊川先生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一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也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為

命物所受為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為萬物之祖王為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彚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道則萬國咸寧也易傳○雲行雨施是乾道之亨處○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大事並張繹所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唯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乗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

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

為時各不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謂不一則乖競

並易說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

故不得不以元配坤○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

旁通不失太和而利是貞也 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

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蓋天體於上

而日月星辰繫焉自古至今一息之不留常行而不改周旋而不殆此萬一之所從出也猶人之精神之運照知事物之不窮體夫天道之不息者也是故昔之言易者必三復其道而備言之元亨利貞者何謂也大无不包細无不舉是以謂之元也及其用也如天地之絪緼男女之構精故有所謂雲行雨施者矣彼在天者成象在地者成形是所謂品物流形者也既有元有亨斯有體有用則不能无推移有推移不

能无終始而此實大明之所以成六位也乾於斯也秉六氣以御之所以成變化正性命保合太和攝利貞而復於元亨故四德混而為一乃所以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者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又以言人之有君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四德元為大元為始彖論一卦之才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

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葢非物物而生之大闢資始之户使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而已各得其性命之正則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

之謂保合大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太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又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彖非獨統論一卦之體蓋以人事兼明之易說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伊川先生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

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易傳○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周行已錄

橫渠先生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言天行健天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天有乾之象也君子像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像天與乾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可像之也易說

天地之功山川積而得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積而得之天不已文王亦不已豈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謂乎中庸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顏子未成性是為潛龍亦未肯止於見龍蓋以其德其時則須當潛顏子與孟子時異顏子有孔子在可以不顯孟子則處師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顯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易說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伊川先生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時至而出無善天下膏澤下於民之時也易說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先生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易說○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張繹所錄

廣平游氏曰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𡧍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

葢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德之所為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為而未嘗為反復不容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乾自强不息也自强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易說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易傳

横渠先生曰或躍或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極而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為有位之臣與二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易說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伊川先生曰大人之為聖人一无人字之事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天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謂造爲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是天德也聖猶天也若大人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神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真人其詞儉窄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於

神則不可言人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體乾行健不爲小道也故飛龍見

大人之爲易說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盈則變有悔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

能久乎易說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明道先生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强强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戒之益賛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易說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生之為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貞者幹

事之用也易傳○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无人曾解來乾健坤順之類闕果然體認得入闕語錄○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也張繹所錄○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言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語解○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呂與叔東見錄

兼山郭氏曰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曰乾有天道有人道析而言之則明乎天人合而言之是或一道也今夫受命賦形於天地之中亦各從其類也本乎天者全乎天本乎地者全乎地是以謂之人也其人之有德慧術知得之於天進退用舍受之於命然則所謂天爵者吾所固有也得元者謂之仁善之長是也得亨者謂之禮嘉之會是也得利者謂之義義之和是也得貞者為正為信事之幹是

也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凡言人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利貞固不止於在人者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易說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嘉會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理也不合

禮則非理豈得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足以幹事貞固所以能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易說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奥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

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益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凋悴於秋而說言乎兑也夫事以智謀物以智創知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

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易說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劉絢過汝所錄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

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為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為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

而已不暇及人者也易說並○用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正蒙並

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非

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不足以與此○孔子之門唯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於二子見之矣並語解

白雲郭氏曰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而

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無道至死不變又曰邦无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顔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易說○且聖人依乎中庸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龍德之隱者乎非吾夫子疇克之哉顔淵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改其樂而无秪悔其殆庶幾乎中庸明聖人潛龍之義故先舉素隱終言遯世

雖潛之中所不可廢當遵而行之者中庸之道也中庸

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德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

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易傳○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劉元承手編○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暢潛道錄○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

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工夫但唯是動容貌整思（一作心）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為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无它只是整齊（一作整莊）嚴肅則心便

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養久久則天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藩牆不修不能防冦冦從東來逐之則復有從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修其藩牆則冦自不至故欲閑邪也並入關語錄○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呂與叔錄

橫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葢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

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顔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慱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無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

次序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存其誠而已語解

白雲郭氏曰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唯正故能閑邪唯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

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龍德正中之事中庸之聖人也中庸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

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於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性一作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人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是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

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人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為實修業處○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並李顲録○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

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知之主知終終之主知終劉絢師訓○忠信為基本所以進德也辭修誠意立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撰編○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入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為哉惟進德修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

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一无後字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知懼雖在危地而自无咎也易傳○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

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道錄○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忠信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修立在人並呂與叔所錄○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无遂字終之須以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而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

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也知終而終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入關語錄○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唐棣所錄○知至至之如今

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張繹所錄○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以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强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是覷却堯後學它行事无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它動容

周旋中禮劉元承手編○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

易曰知至至之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

之地乾乾德業不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

〇顔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並易說

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〇將修己必先厚

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唯

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

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則必忠

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行則已行則必忠信也故其

行為德行止而思動而為無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為仁不由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為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也哉而何進德之有焉譬之欲立數仞之牆而浮埃聚沫以為基亦没世不能立矣○人而无信以輗軏為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无信則中无無主矣以之為仁則𨆪𨆪而已以之為

義則踐跂而已為智則誣為禮則僞无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脩而无輗軏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無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並語解

龜山楊氏曰忠信乃為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語錄○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其進矣

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顔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為於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内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已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来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

終如始之義也卦至於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内以忠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乾乾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皐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為主易說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常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必可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

躍德非為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是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為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自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為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

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羡而不為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宅誕先登于岸說並易

○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及時者歟正蒙

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矣豈

捨正道而為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為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下忘於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為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為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為邪也故言非為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易說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其

義則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徳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易傳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溼氣蒸蒸自出如溼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録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有得地氣多

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錄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應是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

也○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一章止為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上者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並易說○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蒙

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覩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

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語録

白雲郭氏曰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盡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於上應之於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易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而有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為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易說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修業也。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大而得乎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理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九二居大中安止之地至於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於害○三四則皆時為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九五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九二正

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下也曰下言微也如有䌲在下也前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行事與事造業大有為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

○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並易說）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化之）○與時偕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一作德矣）○與時偕極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乃見天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天位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

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為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言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

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大以成性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變不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以用九用六與它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易說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
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並語解
無山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九五七者咸在
故為一也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是以變動不居
周流六虛莫不有留礙者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
天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
明君子出則道大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

時行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矣○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並易說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竝易傳○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爲本情是性之動○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

為本是順利處為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呂與叔東見錄〇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凡順理无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張繹所錄

横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貞解情利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其大故元亨而

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於乾元故彖曰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

不利也 並易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

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

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之則天之功用著矣

故曰一作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為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之為乾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攷乾之象則六爻不齊能盡乾之義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見乎九五所以取象於飛龍也必也攷論其精微則七者咸在也蓋陽德為剛乾德為健以位則中以

才則正上下无異體故謂之純内外无偏係故謂之粹它卦莫能與之同故謂之精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

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並易說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於外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

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顔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顔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顔子則術正也並易說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不可拔也成德者時成之龍德也

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與此易說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以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易說○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中庸解

兼山郭氏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彙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學聚問辨寬居之者期於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行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

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唯仁以行之為九二之事易說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易說

横渠先生曰乾三四五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則人也故因時而惕進德修業之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天爲君在田爲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爲危懼之地易說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

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或躍在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

不在人乾道之革也是以進不安於進退不安於退處不安於處故疑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為中正之君下不為同德之臣中非興事造業之任故於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必以是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易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

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至誠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賛者參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並劉絢師訓○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呂與叔錄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跡也聖人先於天

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易傳○天且不違况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蔣氏拾遺○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浩然无間一作害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體能无

方體然後能无我也○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以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到巳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為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唯巳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

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文却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徳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唯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别大以上之事如禹稷臯陶輩猶未必能知

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為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巳有知不足不肯自以為聖如禹之知斯可謂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為巳任規模如此又克巳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於吾無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子貢仲尼須自覺有殊在它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為賢於仲尼者唯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為此常以聖人之規模為巳任久於其道則

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審處行之并暗隙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并易說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孔子釋飛龍而明之以四合何也盖在天地則合德在日月則合明在四時則合序在鬼神

則合吉凶雖四者之間各有其所合而終无所留究其道則无不周攷其迹則无可係此莊子所謂反一无迹者也反一无迹唯飛龍能盡之不然釋飛龍何異於四合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嘗讀易至於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孔子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言誠者事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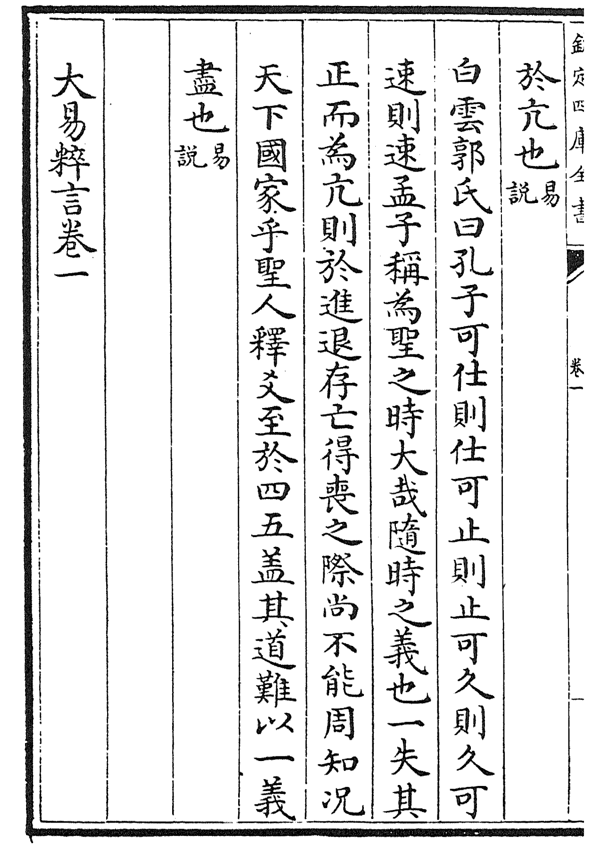
居之仁以行之蓋言誠之者之事也中庸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也浩然圖

白雲郭氏曰天下至大也非有大德者不能有天下唯有大德故其德有容无私於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於照臨其序有常无私於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於賞罰是以能同於天而无相違之道況於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係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

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治神人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為大禹皆九五之大人與易說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







於亢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爲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爲亢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况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於四五葢其道難以一義盡也易說

大易粹言卷一

謹案第十七頁前二行此萬一之所從出也按一

疑物字之訛

第十八頁後四行此又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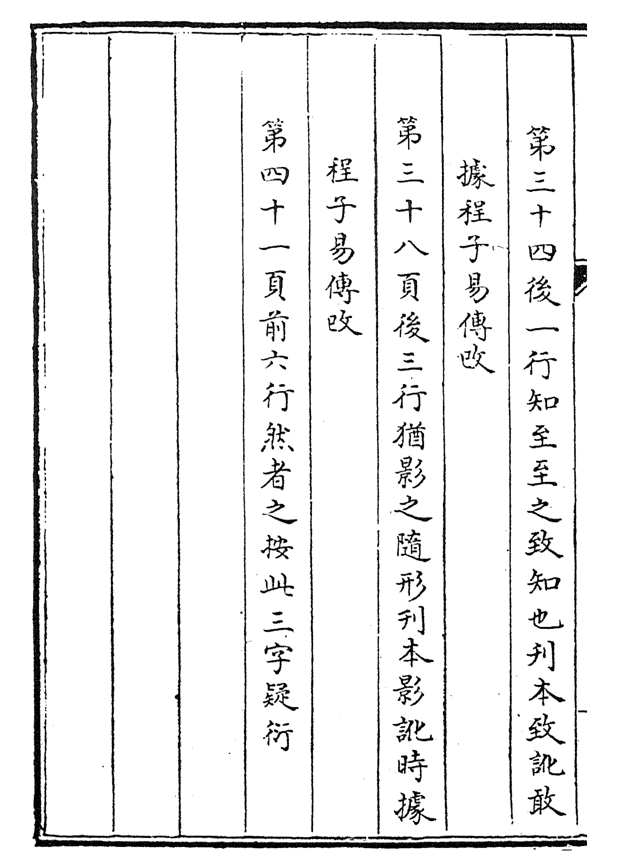
本又訛有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二行故指其而言也按其下疑有

脱字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不合禮則非理刊本理訛禮

據程子易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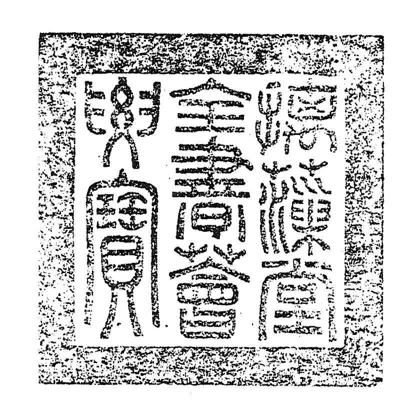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後一行知至至之致知也刋本致訛敢

據程子易傳改

第三十八頁後三行猶影之隨形刋本影訛時據

程子易傳改

第四十一頁前六行然者之按此三字疑衍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章宗瀛

謄録監生臣江潮